

511800

X272

LXL

● 凤凰琴

凤 凰 琴



C0384290

中国书店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凰琴/刘醒龙编.-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3

ISBN 7-5006-1412-8

I.凤…

I.刘…

Ⅱ.中篇小说-中国-现代-选集

Ⅳ.I247.5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70 1/32 12.5印张 2插页 200千字

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7.60元

威风凛凛

在这一切没有发生之前，如果有人说，赵老师将被人谋杀，西河镇肯定会讥笑说话的人神经不正常。他们认为，除非西河镇其他人全被谋杀光了，才可能轮到赵老师。

记得这仿佛是从父亲母亲去世的那一年夏天开始的。那时，爷爷怕我孤单，每天傍晚，领了我上西河里去洗澡。然后，就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，看星星和月亮在河里洗澡，发出叮咚叮咚的撩水声。去年暑假的一个黄昏，我长大了，不要爷爷陪，独自洗完澡，独自爬上石头。我看见很凉快的风，很凉快的水，很凉快的月光，不怀好意地朝一个半裸的女人身上涌去，把水做的女人调戏得一片哗哗响。女人一点也不觉得，坐在浅水里，将一支民歌反反复复地唱得一遍比一遍好听。洗完澡，女人来到大石头旁穿衣服。就在她轻轻抖落衣裳上的河沙时，歌儿忽然

没有了。女人站在大石头下面，瞅着自己的衬衣久久地发呆，浸在河里的半块月亮和几只星星，从提在手中的衬衣窟窿里钻出来，挂在她那还没有完全长起来的乳峰上。我听见女人很轻很轻地哭了起来。

女人叫习文，是赵老师的女儿，早我一年上的初中，前几天通知她考上了县高中，赵老师没钱，无法让她上县城继续读书，托人求情跟镇里的一个剃头佬学剃头。

看习文洗澡心里特别凉爽，看完回家一整夜都不觉得热。第二天傍晚我又去趴那大石头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就上瘾了。这天，正准备再去，赵老师来了。

赵老师是西河镇第一个戴眼镜的人，也是西河镇个头最高的人；现在，他又是西河镇最瘦的人。头一回兴教师节时，大家用五驼子称猪用的大杆秤，称了一下他，一米八的人才九十一斤。赵老师成年累月总是愁眉苦脸，笑得特别稀少，时间一长生疏了，再笑时非常难看。有一回，我编了一句顺口溜：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赵老师笑哈哈。第二天，全镇上都这么说开了。赵老师知道后一点不恼，反夸我聪明、有前途，将来可以当个诗人。

赵老师上我家进门就笑。爷爷见了忙说：“长子，别笑了，有事快说！”

西河镇的大人都管赵老师叫长子。赵老师说：“恭喜贺喜，你的孙子要到县高中上初三了。”

见爷爷愣愣的一点高兴样也没有，赵老师又补充一句：“镇初中就两人考上，那一个是镇长的儿子，是教育组帮他开的后门。只有你孙子是靠硬功夫。”

把下面学校中的尖子学生，调到县高中办一个附设的初三班，是县里的新规定，理由是保证将来升入高中的学生质量。

爷爷还是不开口。

赵老师就转向我说：“你总算为我争了一口气。”说完又笑一下。

爷爷不让赵老师笑，开口说：“长子，别吓着你的学生了。”见到赵老师笑，我的确是怕了，悄悄地往爷爷身后躲。“他怕是读不成书了，我这把老骨头挣不回那样高的学费。”

赵老师说：“你孙子是我教书几十年中，见到的最好学生，就是卖家业也要再培养几年。”

爷爷突然一吼：“长子，你莫当面乱宠孩子，别以为教出一个学生就了不起了，怎么不让自己的女儿继续读？”

听了这话，赵老师人一下子萎缩到桌底下去了，好半天才说：“我家没有卖得出去的东西。”

火气一上来，爷爷就咳嗽，直咳得两头弯到一起了，但那模样也比赵老师的形象高大好几倍。爷爷缓过气来说：“你家比我家还不如，那你能来逞什么能！你回去吧，长子。自家的事我知道安排。”

赵老师往外走时，被门槛绊了一下，踉跄几步险些跌倒。我忙上去帮了一把，并随手扶一下，想将赵老师弯得让人可怜的腰扶直些。赵老师很感激地朝我点点头，腰就又弯了下去。

镇上有句骂人的话是这么说的：你就像赵长子一样，是扶不起来的臭猪肠。这话最初是五驼子骂金福儿时用的。

爷爷等赵老师完全走后，对我说：“伢，你的书还是要让你读。我只是当面杀杀赵长子的威风，不让他翘起尾巴来。”

我问：“爷爷，你不是说赵老师是镇上最没用的男人吗，他哪儿来的威风呢！”

爷爷说：“伢，你不懂。威风会长的，长出来就不得了了。你看金福儿如今连房子都要盖在别人的屋脊上，就是当年没好好杀他的威风。若是像对待长子这样，就好了，就不至于有今日。”

爷爷在七十九岁时做了八十岁生日，前些时真的满八十岁了，他连一口荤菜也没吃上。爷爷是为我才硬朗地活着，不肯去死。爷爷在赵老师刚才绊了一下的地方绊了一下，他晃了一晃，顺势回头说：“我去打点主意。”在西河镇说打主意就是想办法借钱的意思。

走几步，爷爷叹口气说：“要是政府的学校，也像当年长子的学校一样，不收学费就好了！”

这晚我去迟了，只能远远地看着河里的习文，不敢再往前走，怕她发觉了。我到家不久，爷爷也回来了。

睡觉时，爷爷隔着墙对我说：“赵老师就像电视里的矮贼和皮鸭人。”

我听不懂，问：“爷爷你说什么？”

爷爷说：“我看见电视里的外国黑人就像赵老师。”

往后，我无活干了。我知道爷爷说的矮贼和皮鸭人，是指埃塞俄比亚饿殍。赵老师以往老在讲课时晕倒，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有某种病，直到有一天晕倒后，将他抬到镇卫生所，才从医生嘴里知道，赵老师是没吃饱的病，饿了。

今年暑假，赵老师又来报喜，说我考上县高中了。为了筹学费，爷爷又开始天天出外奔波。

天天出去打主意，天天打不到主意。我在县里读了一年初三，借人家的钱到现在分文未还，人都不愿借了。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再过一天就是学校报到的最后期限。

夜里，我刚吃完饭，爷爷还在慢嚼细咽时，赵老师再次来了。进门时，还是那副被人抽了筋的模样，摇摇摆摆的身子，随时都有可能散架。

赵老师坐下后，瞅着饭桌上的熟红芋直咽口水。

赵老师问：“学费筹齐了没有？”在西河镇只有赵老师不说打主意这种土话。赵老师在讲语文时，还举例说这种说法不太准确，打什么主意？好主意还是坏主意？它无论如何也无法从词义上与借钱联系起来。

爷爷说：“筹你娘的个卵子！”爷爷这话有两层意思，一是说一分钱也没筹到，二是说赵老师不该假斯文。

赵老师胆怯地再问：“没找金福儿和五驼子试试？这点学费对于他们只是九牛一毛！”

爷爷破口大骂：“狗日的王八蛋，那一年真该让狼吃了他俩！”

骂着时，爷爷愤愤地将手中半截红芋往桌上一扔。红芋跳了两下，滚落到赵老师怀中。赵老师瞅着红芋，突然紧张起来，两只手颤颤地犹豫了半天，最终还是偷偷拣起来，塞进裤袋中。做完这件事，赵老师满脸羞红，像做错了事似的，不安地打量着爷爷和我，并讪讪地笑着。

“看你还笑不笑！”爷爷拿起我吃剩的一只红芋蒂塞到赵老师嘴里。“长子，我警告过你，别当着伢儿的面笑，把他吓呆了！”

红芋蒂悬在赵老师的唇上，随时都可能掉下去。赵老师不好用手帮忙，全神贯注地用牙齿和舌头将红芋蒂一点一点地往嘴里拖。那样子一如拔河比赛，

我心里在拼命喊着：一二！加油！赵老师平时上体育课和学生赛跑，连班里那个瘸腿的女生也跑不过，我们纵然喊破嗓子为他加油，赵老师也是倒数第一。看着赵老师终于将红芋蒂拖到嘴里，我身上憋出了一身汗。没见到嚼一下，赵老师再开口时，我眼睁睁找不见那红芋蒂哪儿去了。

赵老师从分不清哪是口袋哪是补丁的衬衣中，抠出点什么，对爷爷说：“学文去年考到县里读书，学校发给我十元奖金。一直留着没有用，就送给你应急，让学文先去报上名，县高中的校长是我的同学，这是我给他的信，学费的事，我让他宽限两个月。”

爷爷望着那张汗渍渍的票子，一下站起来，火爆爆地说：“长子，你装什么阔气来施舍人，我家扫点灰也比你全部家当值钱！”

赵老师说：“就算是老师给学生的升学贺礼呗！”

爷爷固执地说：“这更不在理，应该是学生谢老师才是。”

赵老师还在坚持要给。

爷爷忽然一脸凶气，厉声说：“长子，别把你当人不知道做人呀！”

只一句话，赵老师的腰立刻弯得像一条挂在树杪上的死蛇，半天才冲着自己的肚脐，小声说：“那我就走了。”

李

赵老师扶着桌面站起来，很委屈地对我说：“到县里好好读书，将来一定能够成为西河镇最有出息的人。”说完，喘了一阵气，这才一步一步朝门口挪去。

他刚一动步时，一只圆乎乎的东西从裤管里滚出来。我正想提醒一下，心下记起这是那半截红芋，一定是赵老师的裤袋破了，装不住东西。赵老师走到门外的黑处，便站住，伸手往裤袋里掏红芋，想必是没掏着，开始在全身乱搜，仍不见，便蹲在地上一寸一寸地找。

我看不下去，进屋拣了几个大红芋。

爷爷问：“干什么？还没胀饱？”

我说：“给赵老师。”

见到赵老师时，他正蹲在墙角边上吐苦水，一汪汪的，只有很少一些食物渣。西河镇到处脏极了，地上什么都有。赵老师视力很差，刚才不知将什么东西当作红芋拣起来吃了。我将几只红芋塞到赵老师怀里，转身跑开。

身后，赵老师有气无力地问：“喂，你是哪一个？”

爷爷的话一点不错，在我进屋拿红芋时，爷爷独自嘀咕：“长子活得这样作孽，还不如死了舒服。”

这天晚上没有月亮，只有云缝里隐现着两颗像赵老师一样卑微的星星。这时候，习文自然已洗过

澡回家去了。山谷就像赵老师家那只从没见过油的锅，黝黑黝黑，没有一点反光。赵老师的房子与水利工地上搭的临时厕所差不多。学雷锋时，班上的学生去他家做好事，感到无从下手，就说：“这房子太破了，靠我们来学雷锋无益，要建筑队来学雷锋才行。”赵老师说：“它有优点，夏天好乘凉，冬天好晒太阳。”学生问：“那下雨下雪起风呢？”赵老师说：“总比长征二万五吋强！”赵老师说这话时，声音朗朗，像是又在读检讨书。

冬天也好，夏天也好，蹲在赵老师的屋里，与趴在河边大石头上并无多大差异。我趴在大石头上乱想，浑然不觉身边已有凶险在即。

尽管习文早已洗完澡流完泪回家去了，我仍不想回去。

西河镇南北长，东西窄，被两边的山一挤，又瘦又长，像赵老师躺在那儿。白天里，这儿的山梁轻轻起伏，青青蜿蜒，有时，只要一眨眼，山上就缠上薄薄的白雾，像习文和衣在西河里洗澡，浑身似透明不透明。

天亮以后，西河也会流得十分遥远，小水微澜，不须负荷，只把几片落叶，几瓣野花浪漫地搂着，弯一弯，扭一扭，从看不见的地方流来，流向看不见的地方。

白漠漠的沙滩旁，有一带绿油油的稻田，白沙绿

田之间是河堤，滑溜溜的似赵老师手臂上暴露的青筋。

眼下是黑夜，西河镇像一只没封盖的棺材。日后，我记起这个恐怖之夜，我想象赵老师死后那副惨状，不由得不琢磨爷爷的话。爷爷说：“呀，你不该把镇子想成棺材，所以，这是凶兆！”此刻，爷爷开始很凶地喊我了：“你那个野种，死到哪里去了哟！”

“哟”字拖得很长很响亮。爷爷唤我的声音，是镇里一绝。这是在他的儿子、儿媳暴死之后，含辛茹苦练的。爷爷喊的那些话其实听不清，我是从“哟”字反推回去的。他唤我总是这样开头。

喊了几遍，爷爷开始累了，不那么凶，换了温和的调子。“学文，睡觉了哟！”

每到这时，无论我在忙什么都会答应的。十二岁那年，五驼子的女儿十八了。那天，她将我引到她的房里，说是教我亲嘴儿。去了，她又不肯教，非要我先摸摸她。我不肯，我只要学亲嘴儿。这时，爷爷开始唤我。我说不教算了，我要回家。她连忙说教教教。后来，爷爷用温和调子喊我。我忍不住应一声：呵！这一声应，将一大口气全吹到五驼子女儿的肚子里去了。她从此患上肺结核，据说是我将她的肺弄坏了。她并不怪我。只是在她怀孕时吓唬过我一回，说她的大肚子是我那口气吹的。

听到爷爷温和的呼叫，我正想回答，背后传来一

声惨叫：“啊——”

这声叫，惊得身下的大石头抖了几抖。西河镇四周常有野兽出没，西河镇内外常有鬼魂出现。野兽我见过，鬼魂我从没见过，只听见大人们常说得活灵活现的。我分不清是兽叫还是鬼叫。日后，夜里睡觉被恶梦惊醒后，独自蜷缩在被窝里，想那声音就觉得有末日来临之感。那声音很像五驼子杀猪屠牛时，猪和牛绝望的惨叫。猪死前的尖叫穿心扎骨。牛断气时叫得日月无光。那声音里，像有人在挣扎。

后来，爷爷说这是鬼叫，鬼是人变的，所以叫得像人。

叫声初起，我下意识一回头，见到一只巨大的怪影正朝我扑来。于是，我开始拼命地往回逃。记得自己一边逃一边大喊：“救命啦，鬼来捉我了。”爷爷却说，我是一头撞进门来，钻进他的怀里，将一个指头指着身后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我当时吓糊涂了，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。爷爷用筷子撬开我的牙缝，拍打着我的胸口，慢慢灌进一大碗开水，直到我开口讲话。

我说了经过后，四肢仍是冰凉。爷爷认为我这是让鬼吓丢了几分魂魄，得去原地找回来。

爷爷端了一碗米，一边走一边洒，还一边长长地叫着：“学文，回来呀！”

我端着一碗清水，紧紧地跟着他，一声声应着：

“回来了！都回来了！”

爷爷非常信鬼，却胆大包天从不怕鬼。赵老师总说没有鬼，但白天黑夜里，只要有一点意外动静就吓得面色如土。我问为什么。爷爷说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可我知道爷爷是常做亏心事的。他常在夜里出去，天亮前回屋，背回些红芋、南瓜、鸡鸭，甚至还有弄得半死不活的猫和狗。只有赵老师不做亏心事。西河镇都说赵老师无用到了顶，连坏事都不会做。有一回，镇长的鸡笼被人偷空了，气得镇长在广播里骂：除了赵长子外，西河镇全都是狗日的贼。

爷爷让我在大石头上，我原先趴的地方趴着，自己去河滩上找鬼说理，讨回我丢的那些魂。

我看到爷爷在河滩上走了一阵，然后站着不动，再后来蹲下去摸索一阵，最后才紧张紧张地往回走。往回走时，爷爷在大石头底下稍呆了一会。

这时，西河上游传来一阵轰鸣声，一片白花花的光亮顺着河床往下倾泻。我连忙提醒爷爷：“水库开闸了，大水下来了！”

爷爷应了一声，爬上石头，拖着我往回走。半路上，他没头没脑地朝我说：“伢，你的书这回算是读定了。”

快到五驼子门前时，爷爷让我自己回去，好生睡觉。走了一阵，听到身后有敲门声，回头一看，爷爷

正站在五驼子的门前。

天没亮，爷爷就喊醒我。

上学的行李，都收拾好了。西河镇是客车终点站，容易搭上车。但爷爷非要我走十里路，到下一个小站去等车。我想不通。

爷爷正话反说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

下一站叫甲铺。甲铺的招手站牌下别无他人。爷爷从怀里掏出一只布包，亲自塞进我的贴身衣兜里，弄好后才说：“这是一百块钱，好生点用，要管半年罗！”

我问：“这是哪里借的？”

爷爷说：“伢，你只管多读书识字，别的少问。”

临上车时，爷爷突然叮嘱一句：“昨夜听见鬼叫的事，和谁都不要说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爷爷想了想说：“不吉利。”

我觉得自己似乎懂了，就点头说：“爷爷，没和赵老师告别，回头代我谢谢他！”

大约是汽车在呜呜鸣笛，没听见，爷爷对我的话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我在县高中找到自己的寝室，我的铺位被先到的同学扔满了月饼包装纸。除了过年以外，我和爷爷没有别的节日，我不知道别人的中秋节是在什么时间。交学费之前，我点了点票子。爷爷说只借了一

百块钱，布包里分明是一百一十块钱。我点了好几遍，后来甚至觉得其中一张票子汗渍渍的，很像赵老师要送给我的那一张。

我一点也想不通，爷爷去年借钱是那样的艰难，东家几角，西家几块，才将学费凑齐。这一次借钱，为何这么顺利，简直像去银行里取一样。

有一天，我中饭晚饭都没吃上。原因是打好饭的饭碗惊落了。我的餐票是按餐数计算好了的，一餐顶一餐，缺了就只有挨饿。那天中午，镇长儿子对我说，赵老师死了。没说完就被女同学唤走。到晚饭时才补充说，赵老师是让人杀死的，杀成了五马分尸。

我不相信会有人对赵老师起杀心。

去年暑假，我准备上县高中读附设初三时，赵老师问我们，上没上金福儿和五驼子家借钱时，爷爷只是谩骂了一句。实际上，我和爷爷去了他俩家里。

五驼子家离得近些，就先去。

五驼子在镇中央最热闹的地方开了个肉铺，四周和顶上用篾席一圈盖，再用稻草和些黄泥抹一层，里面放一张肉案，做开了杀生的买卖，每日里生意兴隆得很。这地盘本是镇供销社的，供销社几次规划在这儿盖座小楼办食品店，终归是没撵走五驼子。

五驼子本是供销社职工。他是镇上吃公家饭的

人里，第一个停薪留职并先富起来的。单凭这一点，供销社不会怕他。五驼子的嫂子是本镇镇长，尽管五驼子的哥哥患肾功能衰竭死后，守寡的嫂子不再和五驼子往来，但亲戚名分还是存在。加上这一点，供销社也不必让他。供销社怕他让他，是他只有八个指头。

西河镇都说，四只眼睛的人善，八个指头的人恶。四只眼睛是指赵老师，八个指头是指五驼子。不过这话里的善，是那种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的善。县文化馆收集民间谚语时，我曾将这句话寄了去。文化馆很重视，派人下来查证。西河镇开始很有些不平，说，狗日的这回要上书里了。后来，就平静了。人都知道了文化馆那个瘦老头对我说，这句话不能算谚语。我问其中道理。老头摸摸我头顶心那发软的囟门，用很悲伤的样子说，伢，你书读少了，长大后像赵老师一样多读书就会明白。老头在西河镇呆了三天，有两天半是和赵老师在一起，临走时，老头申明，他要写赵老师的经历写成一部长篇小说，让天下人看看西河镇的历史。我那时认为写小说的作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，不相信眼前这个模样连爷爷都不如的老头，有那种了不起的本事。有关赵老师的小说的确没能写出来。我后来又寄谚语去时，文化馆回信说，老头被单位的炊事员辱骂一顿后气死了，叫我以后有稿件勿寄私人。那老头姓胡，他